

夜读偶记

## 苏州河畔那束“兴奋的阳光”

读海飞长篇小说《苏州河》

| 布谷文 |

海飞长篇小说《苏州河》中来喜的选择,给《苏州河》注入了活力,让人眼前一亮。

来喜选择宝山,经过了深思熟虑,毕竟此时的来喜,已经是一位中共地下组织的成员,公开身份是街头卖馄饨的摊贩,她的前夫也是中共地下组织中的成员,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没有能够回来,后经组织证实“人已经不在”了。当宝山向来喜求婚时,来喜说:“给我三天时间,你让我想想清楚。”其实,此时来喜心里已经接受宝山了。当组织问她想好了没有,来喜直截了当说想好了。

宝山是上海警察局刑侦处的一位警员,早年是租界巡捕房的华探,探案好手,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,喜欢在屋顶养鸽子,与唐太太童小乔关系有点复杂,与顶头上司的妹妹周兰扣也不一样……按照以往的经验,这样的身份,似乎不可能成为来喜的选择,然而,来喜很干脆地选择了。

来喜的选择,其实,就是作家的选择,让我们观照到人性的复杂、多元以及人性的柔软部位。改变了以往固有的一些东西,那些东西往往显得平面而影响了审美的趣味,并经不起历史的沉淀。让经验主义受到质疑,对一个作家来说,是必要的。

宝山之死,是《苏州河》的完美收官。

充满悬疑、恐怖、陷阱、血腥的天空下,宝山的身影飘忽不定,死亡对宝山而言,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并需要面对的,而选择这样的一种死法,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。不会游泳的宝山,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,走向了苏州河,有些混浊的河水漫过他的头顶,深入水中的宝山掏出手枪,扣动了扳机,一枚子弹自下巴穿过了整个头颅,“血水像一股扎实的喷泉那样冲天而起,直奔奔向了辽阔的空中……”后来,来喜看到了宝山病历书上脑肿瘤晚期的医生诊断。对于宝山水下自杀,来喜

觉得没有那么简单,并非是质疑医生的诊断,而是存在着另一个隐藏在宝山心中绕不过去的致死原因,对此,来喜深信不疑。

童小乔军统身份的暴露,深藏地下的“水鬼”竟是童小乔,使得久存于宝山内心的那份阳光轰然拉黑,这样的悲剧宝山能够绕得过去吗?案子起底,给宝山带来的则是窒息。与童小乔以敌对身份相遇,突如其来窒息一下子击中了宝山的要害,这样的一种窒息,是远远超越了脑瘤带给他的痛与晕。海飞在此刻的叙述,似乎有些中规中矩,或是故意而为之,“时间仿佛就在此刻停止了,童小乔看见宝山的衬衫全是湿的,他不停地喘着气,像是一头累坏的公牛。”

宝山在窒息状态中再也没有能够喘过气来,“累坏的公牛”只好一直“坏”下去了,别无选择,由此完成了自己复杂、立体的形象再造。黑暗中行走的形象,给《苏州河》注入了丰腴活水。

从容的自我赴死,是一种壮举,也是一种意外。

意外往往出现在不动声色之间,猝不及防地打乱阅读的井然秩序,阅读的视线像钟摆一样,一直激荡在刀锋浪尖之上。周正龙是上海警察局的刑侦处处长,警察局长宣铁吾是他的老乡。周正龙身份的“反转”,是在台风来临前夕的一个上午,突如其来的地下身份的解开,竟令潜伏在警察局的中共地下党员炳坤突然“觉得这个上午很不真实”,如同进入了一个“虚设的梦境”。残酷的环境,一切都是可以不按套路出牌的。有时,真实与梦境是可以互通的。

走出套路,有意想以外的风景。

一波紧接一波的谍战桥段,汹涌澎湃,往往令读者于不自觉中身陷其中,难以自拔,极度的惊悚给读者带来的是紧张、恐怖甚至窒息。这样的叙事与节奏,海飞是在从容舒缓的书写

中完成的。尤其是在紧要关头,海飞用韵味十足的文字,给紧张节奏,留出了一些空间,以稀释气氛,让叙事张弛有致。在这些空间里面,读者也可以喘一口长长的气,使书里书外更显丰腴与圆熟……

还有什么能比“静美的秋天”更能让人遐想如风?宝山走进凶案现场,被害人张静秋躺在血泊之中。海飞对这一现场的描述不动声色:“她(张静秋)穿了件石榴色的旗袍,优雅的身子躺成类似于侧卧的婴儿的形状。有那么一刻,宝山恍惚觉得,张静秋只是停留在一段绵长的午睡中,她看上去就是一场静美的秋天。”文字在秋风中似叶片落下,秋风肃杀,秋意盎然,反衬了暴力升级和残忍不堪。

这样的语言手段,海飞拈手就来。宝山在月光下喝酒,没有更多关于喝酒本身的叙事,而是轻轻一宕,看到了杯中明月,给了读者一个空间:“……酒还是满的,里头浮着一轮明月,月亮很细,像一片很细的指甲。”充满韵味画面,似有手挥五弦、目送飞鸿之致。

在《苏州河》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里面,填满了茫茫夜色,而发生在夜色中的故事,被充满阳光的文字铺陈得繁复而有韵味。而苏州河,在夜色中,看到了“兴奋的阳光”。苏州河是宝山的女儿,宝山生前给即将出生的婴孩取好了的名字。取这样一个名字,可以体会到宝山的匠心,同时也完成了他人生历练后的初心。苏州河躺在母亲的怀里,眼睛睁得老大,“她看见母亲来喜的脸上,那些兴奋的阳光一跳一跳的,像是一只生动而透明的蚂蚱”。

苏州河感受到了那束“兴奋的阳光”,而更多的人,则被淹没在了“永不见天光的黑夜里”……

《苏州河》,海飞 著,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,定价:59.80元

上架新书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9元  
上海古籍出版社 128元  
王水照 著  
《北宋三大文人集团》



通过分析钱(惟演)幕僚佐集团、欧(阳修)门进士集团、苏(东坡)门学士集团,这三个时间上前后相继、人员上传薪接脉的文人集团的构成、群体特点、文学活动,为人们展现了北宋的社会文化和士人精神生长、演变的主要线索,以及北宋诗歌、散文、歌词创作的艺术成就和历史价值。

叶兆言 著  
《通往父亲之路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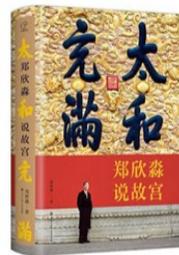
本书为作家叶兆言以其六十余载生命体验,初次直面、致敬、反思父辈的人生之书。作为作家,叶兆言书写了近千万文字;但身为儿子,他却从未在书中直面父辈这个人生话题。通往父亲的道路太漫长,这次,他卸下精神重负,开启父子关系探讨的文学漫旅。

四川人民出版社 108元  
孟宪实 著  
《武则天研究》



本书不是武则天的传记,每一章的讨论皆是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。从武则天出生地与故乡的考证,到武则天归葬乾陵,一代女皇的出生到落幕。本书中,作者用详实的史料,与古今学者展开对话,抽丝剥茧,力图向读者还原真实的武则天。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08元  
郑欣森 著  
《太和充满:郑欣森说故宫》



作为在任10年的故宫博物院院长,郑欣森分别从物、事、人三个方面,赏析了故宫无与伦比的建筑、珍藏,讲述了故宫波澜起伏的昨天、今天,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宏阔深远、真实立体的故宫。

百草园书店提供

品书录

## 长忆别时,明月似水

| 章玲玲文 |

上世纪80年代,正处于春风骀荡、气象万千的时代,翻阅《我们的八十年代——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校友回忆录》,那段历史再次鲜明地呈现在眼前。此书收录了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到上世纪80年代末华师大中文系学生的回忆录,用他们的笔重新描摹着那段特殊奋进且充满浪漫气息的10年。

丽娃河畔,夏雨听荷。在所有学子的记忆中,都忘不了师大校园的美,晨雾烟霞、波光潋滟的丽娃河,见证着校园的沧桑历史,像极了那个时代求知者振奋的呐喊,也是学子们心中最为钟爱的“洛神”。绿树和典雅朴素的教学楼挺立在岸。中文系的学生也在这清凌凌、生生不息的小河旁,沐浴着改革开放后百花齐放、绚丽多彩的文化盛宴。夏雨岛边,踌躇满志的学子们用自己的热情和才情,筑成了夏雨诗社,从此除了落雨听荷,还多了学生们的琅琅书声,每场朗诵都是座无虚席。正如中文系78级哈若蕙所言:“上海中山北路那抹深浓的绿色里,永远有我们的精神依恋之乡。”

春风化雨,师恩难忘。梅贻琦曾说:“所谓大学,非有‘大楼’之谓也,乃有‘大师’之谓也。”有不少中文系学子在毕业后都选择文学研究作为终身职业,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,还有导师们的深远影响。中文系77级钱虹,就在文中回忆着谆谆教诲、学研并举的徐中玉先生,魏晋风度、坚守“人学”的钱谷融先生,以及身为文学大家但平易近人、幽默风趣的施蛰存先生。这些教授学富五车,但又淡泊宁静,即便其中有不少人都曾经历过种种磨难和不公,但都依旧阳光豁达,坚守着自己的理想。“他说,文学是人写的,文学又是写给人看的。因此,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学做人,做一个文品高尚、人品磊落的人。”这是钱谷融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和期许,这番立身之本也是所有师生恪守的准则。一位位师长引领着学生走进风光旖旎的文学海洋,也不忘种下指引正道的明灯。

青年壮志,挥斥方遒。1977年,停顿了10年的高考制度一朝恢复,这是很多很多青年人重要的转折点。上世纪80年

代的大学生是极为特殊的一代,年龄、工作经历全然不同,有人说:“这批学生能够大面积地成才,我觉得和他们特殊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。”77级冯乔提到:“当时校园里最流行的一句话,就是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,莫让年华付水流。”而这代人也确实肩负起了重任,一往无前。

季节到底不同了!

春天从门帘里进来!

冬天从烟窗里出去

……

这是辛笛的诗《呵,这正是春天》,那些真挚的、急切的探索,那些关于青春的、成长的呼喊,都凝聚在一代代人的心中,久久难忘。如今的我们作为新一代的青年,再读这些关于父辈们的故事时,总会感觉那个时代虽陌生却也亲切。我们也要在新时期扛起这份绵延不绝的使命感,永远保持热情,永远孜孜以求。

《我们的八十年代——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校友回忆录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,定价:58元